

慈禧大传

中国十大皇后



吉林人民



53
205
4

慈 禧 大 传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中国十大皇后

主 编 赵 毅
责任编辑 关铁宁

封面设计 孙 明
版式设计 王 奇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朝阳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3.7
字 数 246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2-206-03079-3/K·154
定 价 39.00 元

前 言

“牝鸡司晨，唯家之索”，这句老话，不仅是古代中国齐家的戒律，而且也是古代中国治国的清规。男人们把持天下，不把女人放在眼里，似乎是天经地义。不过，专制政治之下，化家为国，家国一贯，家事国事之间既然划不出一个绝对的界限，帝王后宫中作为陪衬的女人们便有机会参与政治，甚至操纵朝廷，据有天下，造成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实。

其实，不管帝王们承认与否，后宫中的三千佳丽都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后妃们处在政治的中心，争宠争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更不用说提携父兄，在朝廷中组成庞大的外戚集团，把持要津。不过，要在如此激烈的倾轧之中获胜并不容易。这里需要勇气与才干，但更需要在关键时刻敢于付出代价。成功者在历史中留下了足迹，成为后人评头品足的对象，而失败者往往石沉大海，成为默默无闻的孤魂。

女人把持天下，使用非同寻常的手段维护自己非同寻常的身份与地位，即使不打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会造成政治的混乱，甚至那些有所成就的女人也难免毁誉参半，因为她们不仅自己付出了代价，而且使许多无辜的人成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政治运行的最高原则是稳定，无论是谁破坏了这一原则，都必须承担历史的责任。了解了这一点，才能领会为什么古人对女人干政如此深恶痛绝。这一问题并非仅仅由“偏见”二字便可获得圆满的解释。女人掌家治国的时代只是传说中的模糊记忆，有文献可征的历史只垂青男人的伟业，打乱了这一传统，也就打乱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即使女人在政坛上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贡献，也同样不受欢迎。而女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被一笔抹杀了。

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中国十大皇后》，通过丰富的资料、深入的

分析、流畅的语言，不仅详尽地勾划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生活细节、政治活动、历史功过，而且揭示了人物所处的时代特征，揭示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从而把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女人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本书为《慈禧大传》。

慈禧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官宦家庭，自幼聪颖好学。时值大清王朝皇权更迭之际，咸丰选秀女而被充入后宫封为兰贵人，及至生下大阿哥爱新觉罗·载淳后升为懿贵妃。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随咸丰逃往热河避暑山庄。

咸丰驾崩后，在清朝内部的权力争斗中，慈禧联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发动了祺祥政变，诛杀顾命八大臣，两宫太后遂垂帘听政。同治新政之初，慈禧通过连杀大臣何桂清、胜保而稳定住局面。在与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势力争斗中，慈禧再次巧妙利用各种矛盾而罢黜奕訢，虽后来重新启用，但通过这次事件慈禧已牢牢地将大清朝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同治帝亲政后虽诛杀宠宦安德海，可惜少不更事而英年早逝。在立新君的过程中慈禧力排众议而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两宫再次垂帘。深宫寂寞难捱，慈禧与京都名伶杨月楼私通被慈安意外发现，后慈禧巧骗慈安烧掉了咸丰遗诏，毒死慈安，得以一人安坐天下。

无独有偶，慈禧煞费苦心培养的光绪帝不仅像同治一样与宠宦李莲英格格不入，而且亲政后励精图治、求强变法。在阻力重重之际意欲软禁慈禧，可惜袁世凯泄露秘密，致使戊戌六君子被杀，维新失败，光绪亦被囚禁于瀛台，慈禧实际上三度垂帘。此时的大清早已是江河日下，内外交困，在风雨飘摇中苟且偷安，慈禧迫于形势而上演了一出预备立宪的闹剧。

1908年，影响中国48个春秋的无冕女皇——慈禧太后病逝于中南海仪鸾殿。

编者

2002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古都城	慈禧出世 为皇位 兄弟相争	(1)
第二章	选秀女	玉兰入宫 得恩宠 母以子贵	(17)
第三章	新势力	肃顺倾朝 逢变故 怨隙叠生	(32)
第四章	修栈道	暗渡陈仓 探真情 虎口脱险	(46)
第五章	咸丰崩	明争暗斗 同盟结 密谋形成	(59)
第六章	回京师	祺祥政变 终遂愿 御座珠帘	(80)
第七章	兴新政	芒刺在背 立威仪 连斩大臣	(103)
第八章	金陵捷	风云变幻 罢奕诤 柳暗花明	(127)
第九章	文曲升	将星陨落 调曾李 远虑深谋	(158)
第十章	报私怨	谗言惑主 争美差 走向深渊	(175)
第十一章	自做孽	群情激愤 不可活 客死他乡	(195)
第十二章	立皇后	风波再起 曾侯缺 同治新婚	(213)
第十三章	图快活	少不更事	

	染恶疾	初露端倪.....	(227)
第十四章	风波平	恶疾渐深	
	英年折	同治归天.....	(243)
第十五章	立新君	再度垂帘	
	绝后患	皇后殉情.....	(262)
第十六章	巧安排	一厢情愿	
	皮硝李	入宫得宠.....	(276)
第十七章	丑行露	慈安暴薨	
	撤珠帘	归政骗局.....	(292)
第十八章	误战机	一败再败	
	赴马关	丧权辱国.....	(310)
第十九章	求强国	维新变法	
	囚光绪	狼狈为奸.....	(324)
第二十章	重开战	背井离乡	
	预立宪	与世长辞.....	(342)

第一章 古都城 慈禧出世 为皇位 兄弟相争

(一)

清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傍晚。

虽说到了农历十月北方的天气已逐渐变冷，可此时北京城内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内却显得很热闹。此间主人是吏部的八品笔帖式惠征。虽然笔帖式是京城内最末流的小官，但亲戚朋友、同年相交还是聚了一屋，毕竟惠征是满族八大姓之一的叶赫纳拉氏，所以很多人前来道贺。

原来是惠夫人上午刚刚生下千金小姐，一向交往广泛的惠征也借此搞了个聚会，因为据传闻不久他就要提升，对于惠征来说，这才是请众位亲朋好友祝贺的真正含义。

“惠兄，”同仁狄海端起酒杯，“传闻惠兄不久就要升迁，又值贵夫人得一千金，双喜临门，真可喜可贺，来！我敬你一杯。”

“海兄，别客气。”惠征也端起酒杯，“我惠征有今日多蒙各位抬爱，以后还请多多指教。”说完，便一干而尽。

“好！”狄海应了一声，随即跟着干了，放下酒杯后对惠征说：“是不是将令媛抱出来，让我们看看？”

“那当然，”惠征说完对里屋喊了一声，“抱孩子出来。”

丫环香梅抱着刚刚降生不久的婴儿走了出来。众人一一看过后，狄海便又扯开大嗓门说：“这孩子我看天庭饱满，将来必有出息，对了，还没起名字吧？”

“还没有。”

一直坐在狄海旁边的笔帖式祥贵道：“惠兄文采甚佳，经史皆通，

何不就在此时给令媛起个名字呢？”

一呼众应，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劝惠征想想。

惠征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内踱了几步，等抬头时便望见了摆在窗前的一盆兰花，顿时来了灵感，顺口说了句：“玉无瑕，兰清贵，就叫玉兰吧。”

“好！好一个玉无瑕，兰清贵，惠兄这名字起得好脱俗。”狄海抚手道。

“果然是好名字。”祥贵走到襁褓前，摸了摸婴儿粉红色的面颊说：“将来你可要有出息才行，我这当叔叔的说不定还能借上光哩！”

众人相视而笑，这一番酒直喝到夜色深沉，众人方才散去。

从此，惠征家中又多了位千金——玉兰。

时光飞转，日月穿梭，转眼到了道光二十六年。

这一年玉兰十二岁，像她的名字一样，越发显得脱俗清秀，真个是谁见谁爱。但惠征的心里却随着玉兰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不餍滋味。

本来，按说惠征仕途不错，这一年充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是肥缺，家中又添了位千金，两子两女的惠征在别人的眼里看来是颇令人羡慕的，可令惠征头痛的是玉兰总是不愿按着他的意愿行事。

原本惠征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俟长大后找个人家嫁出去完事，把心血都放到了儿子照祥和桂祥身上。却不料这两个人书读得不好，整天舞枪弄棒，家中请的教书先生先后被打跑了四个。倒是玉兰读书很具灵气，在哥哥们上课的时候在一旁听得入迷，回到自己屋中总是捧着经史子集之类的看个没完没了。先生提问时，总是哥哥们向妹妹求援，弄得教书先生直摇头，惠征虽然心急，可也没有办法。

这天，刚刚回到家中的惠征便看见玉兰坐在小凳上看书，气得他上前一把抓了过来。

“你看你，告诉你多少遍了，女孩子要学些针线绣花什么的，整天看书，你能看出什么名堂来？”

玉兰疑惑地望着惠征，“阿玛，书上说书中自有言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吗？”

“书中自有言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哼！你知道吗？女子无才便是德，你读那么多书，你难不成要考状元？”

“人家喜欢看书嘛！”玉兰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说，“读书有什么不好，唐朝的武则天就读过书，不也治理天下吗？”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惠征一时语塞，没想到她小小年纪竟也能引古说今。

“行了，”惠征一摆手，不耐烦地说，“你去把他们给我叫出来，我有话说。”

“他们去城外了，说是看什么热闹。”

“唉！”惠征叹了口气，索兴连玉兰也懒得理，把手中的书一摔，掉头独自进了屋，院中只剩下还怔怔发呆的玉兰。

这时，照祥和桂祥二人相拥而入，一边走一边拿玉兰开玩笑。

“哟，哥你看，咱妹子这是怎么啦？厥嘴鼓腮，八成是又让阿玛给说了。”

“差不多。也是的，大姑娘家的，不知擦脂抹粉，刺绣学针，却整天价读什么书，嘿嘿，真是昏了头。”

“哥，说不定咱们家玉兰能考个状元什么的也未可知……”

哥俩一唱一和，把玉兰气得拿起地上的书向二人一摔，“都是你们俩，书不好好读，阿玛有气撒到我头上，臭美，阿玛叫你们咱，我看你们怎么办，哼！等先生再提问你们可别问我！”说完，转身进了屋。

哥俩相视一笑，做了个鬼脸。突然想起阿玛叫他们，忙收起笑容，神情严肃地慢慢踱进了正房。

“混帐东西！”看到两人进屋，惠征气不打一处来，“过来！站在门边干什么？”

“给、给阿玛请安。”一向说话利索的照祥紧张得口吃起来。

“哼！告诉你们多少遍了，没事别往外跑，在屋里看看书，做做画，有什么不好。可你们这两个不争气的东西，哪天我回来看见你们老实地在屋里看书？不读书还有什么出息？古语说得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都这么大了，怎么就不明白道理，唉！”

“阿玛，你别生气，我们一定好好读书。”

“得，每次说你们都是这句话搪塞我，可哪次说过之后你们又照着做了？”惠征越说越气，在屋中来回踱着，哥俩低头偷偷地看着惠征，大气都不敢喘。

“跪下！”惠征吼了一声。随着吼声“扑通、扑通”两人利索地跪了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大赦’前的‘仪式’，每当到这时就表示‘灾难’即将过去。

可今天他们盘算错了，“哼！别想得好，告诉你们，谁先想好了五百字的策论，谁可以起来。否则，跪到明早！”说完便背手进了里间屋。此时门外传来“扑哧”一笑，哥俩不用看，就知道肯定又是玉兰在看“热闹”。

“怎么办？”两人相对苦笑，虽然二人也做过策论一类的文章，可先生说那是狗屁文章，连小孩子都能做出来，结果被阿玛一顿痛打，以后，先生便不再教他们怎样写策论了，而是尽可能简单地教。今天一听在写策论，真是让哥俩傻了眼。

“哥，怎么办？找额娘求援吧。”

“今天恐怕不行，没看到阿玛气得那样子，我看咱们还是合计合计吧。”

“怎么样？我说有你们好瞧的吧。”玉兰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俩。

“你！”桂祥刚要站起身，照祥赶紧拉了他一把，一边递着眼色一边训斥地说：“你跟她发什么火？混球！”说完，向玉兰招了招手。

“好妹妹，你过来，哥有话说。”

“什么事？我可是没工夫陪你们。”玉兰一边慢慢走过来，一边说。

“我们不用陪，真格的，玉兰，你说哥对你好不？”

“还行，勉强吧。”

“玉兰，你看，我们俩再跪一会儿这膝盖就肿了，你忍心？再说，我们要是跪肿了腿，谁还给你上树掏雀？”

“哼！那你们刚才还笑话人家嘛！”

“那是和你开玩笑，哥保证以后不再这样了。还有，你帮哥哥一把，赶明个哥给你弄一盆上好的兰花，对，还给你买书，买书！”

这是个不小的诱惑，玉兰嗜爱兰花，以前也曾央求过哥哥给弄一盆好兰花，都无人理睬，今天虽然有被利用的感觉，但毕竟写一篇策论对于玉兰来说不是件太难的事。

“行！但你们得保证以后不再笑话我。”

“那当然，当然。”二人不住地点头。

玉兰刚一转身，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站在那里了，照祥忙道：“怎么啦？你快去呀！”

“我只能做一篇，可你们两个人哪。”

“没事，你用点功做出一篇就行，对阿玛就说是我们俩商量写的，记住，要写得好一些！”

“那能行吗？”

“行，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望着玉兰走出的背影，哥俩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他们心中有数，这一“关”又过了……

(二)

这一年的新春佳节京城虽依旧热闹非凡，但很多上闻朝廷的官员心中却总像是有什么东西隔着，南边又打仗了，据说又被占了广州，习惯了天朝大国的人们开始迷惑了，他们不知道因为什么泱泱大邦还要遭到蕃夷小属的侵略。但很多有识之士却心中明白，中国是落后了，大清王朝开始衰落了，这一事实，就连当今的道光皇帝也开始慢慢明白了。

不过，丢失一个小小的广州却未必能令道光要死要活，眼下摆在他面前的愁事是皇位的继承问题。

现在皇位要在四皇子奕訢和六皇子奕訢之中选择其一。两人都很得道光的赏识，实是委难以抉择。

“启奏皇上，皇后驾到。”

静皇后随着小太监的声音已经挑帘进了屋，见道光躺在床上，赶紧走几步道了万福，坐在了床边。小太监们都知趣退下。

“皇上，感觉好点了吗？我问过太医，无大碍，静养几天就可以了。”

“朕知道自己的病，”道光苦笑说，“都这么大岁数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呀！”

“皇上是身体略虚，补补就行了，我看皇上也不用担心朝中的事，交给军机处办吧，我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加急事情就酌情处理吧。”

谈起军机处，道光气就不打一处来，猛咳了几声，扬声道：“军机，军机，穆彰阿狗屁都不懂，一天就知道东请西宴，琦善连个夷人都打不过，丢人啊！我也是照顾他们是先朝遗老，不然早就革了他们的官，都是一群脓包废物，咳，咳！”

“唉，说来也是，可惜奕纬死得早，要不然也能帮帮你，奕訢完了婚，虽也成年了，可毕竟还没有经验，皇上，依我看给他谋略一下也可以了。”

“你看你，唉，操不完的心，人也比以前瘦多了。想起你刚进宫那会儿，唉！真是岁月催人老啊？”

“是啊，一晃三十多年了，怎么能不老？可惜姐姐们都一个一个去了，说起来真让人伤心。”

“两个孩子也够你带的，四阿哥虽不是你亲生，可你待他比六阿哥都好，真难为你了。”

“皇上，哪个都是皇上的骨血，我伺都希望他们有出息，能够和睦相处，长大了当好这个家，我费点心思是份内的，皇上快别想那么多了，好好休息吧。”

两人又谈了一些时候，静皇后告辞出来，南书房又归於寂静。可道光的心潮怎么也难以平静下来。

实在说，道光皇帝心中非常喜爱六子奕訢，这不仅因为奕訢弓马骑射出众，而且文采也很见功底。师傅卓秉恬更是一代刁儒，在文章上很有造诣。

奕訢比起弟弟奕訢来总给以刚阳不足之感，可奕訢生性淳厚，颇有长兄风范，这一点却是奕訢所不及。道光帝年事已高，况且病困缠身，怎么能不想这立嗣之事呢？可兄弟俩都没有劣绩在身，真是难以决断。

“皇上，我陪您出去走走吧。”老太监陈锐见道光愁眉不展，心里暗中着急，但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劝解皇上，只好建议道光散步散心，因为清朝时，国家大事当太监的是不敢乱讲的。

外面虽寒气逼人却也露春光景象，道光出了书房，长长吸了一口气，心中略感舒服些。信步闲游，不知不觉走到了祥妃住的宫前，看门小太监刚要进去通报，被道光摆手制止了。进门后，刚到暖阁外面，便听到了五皇子奕訢的说话声。

“我不干，凭什么？父皇一直都不喜欢我，我去探病也被拒之门外，他们俩为什么可以进去？我才比老四小六天，都是一样的皇子，额娘……”

“唉，儿呀，你父皇自打你生下来就不怎么喜欢你，这是宫中上下都知道的，何况你举止粗鲁，额娘生你时才是贵人，四阿哥是全皇后所生，六阿哥是静贵妃所生，何况她对奕訢又有养育之恩，额娘本来就低人一等啊……”

“哼！”

道光听到这里，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暖阁。

不久，道光降旨，将五皇子奕訢过继给惇亲王为嗣子。这样，五皇子奕訢彻底断绝了争夺皇位的念头。

春芽露头，万物复苏的时候。

这天，四皇子奕訢正在听师傅讲书，杜受田讲着讲着总觉得奕訢有些心不在焉，便问道：“四阿哥，你有什么事？”

“小太监来报，说父皇这两天病有些重，过一会儿我和六弟去看父皇，我想，万一父皇问起什么来我没有什么准备怎么办？”

杜受田放下手中的书，在屋中来回踱了几步，突然转回头说：“四阿哥，如果皇上说不久将离人世，让你兄弟二人相对时政，你怎么说？”

“那只好将师傅教的都搬出来，尽力而为。”

“不，阿哥，如果真如臣所料有此一幕，你只须跪伏于地，痛哭流涕以表孝心即可，切记！不要与六阿哥争口才之长。”

“嗯。”奕訢向来对师傅是言听计从的，只要师傅讲的，即使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但只要照办就是，决不会出什么差错。对于这一点，奕訢是至信不疑的。

南书房内有一股淡淡的药味，奕訢已先于奕訢来了，打过招呼之后便坐在了床边。

“咳，咳，”道光头缠黄凌布条，清瘦的脸上青筋随着咳嗽声隐隐跳动，待略微平静些之后，道光帝才缓缓地说：“你们上书房也有年头了，今天把你们找来是看看你们的学业如何，何况我年事已高，恐不久于人世，你们学业有成我也可放心而去。”

说着，道光慈爱地看了看奕訢，“你说说。”

“是，”奕訢心中暗喜，临来前师傅传经布道，将一大套治国安邦的道理授与他。

“儿臣启奏父皇，儿臣以为，治国之道，贵在严谨，应振纲纪、严典制，重廉才皆俱之人。严谨可使群臣不敢僭越，有治于严明，振纲纪可使典制不致紊乱，重廉才皆俱之人可治吏道，儿臣以为此为治国之本……”

奕訢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一个时辰，将师傅所授的都讲了出来，奕訢偷眼看了看道光帝，见他一边听一边不住点头，心中有些忐忑不安。

“奕訢啊，你也说给朕看看。”

奕訢忙转身跪在了地上，目光正与道光投过来的慈爱目光相对，看到道光黑瘦的面庞，想起了平日道光对自己的慈爱，奕訢的眼泪便一下子涌了出来，跪爬了几步，痛哭流涕。

“父皇，儿臣启奏父皇，父皇言及老病，不久于此位，儿臣甚感惶恐。父皇偶感小疾，何言老病？如果您真的病倒，儿臣怎么办呢？我与诸弟才学不及父皇，文治武功不及父皇，祖宗社稷不能没有父皇啊，儿臣愿替父皇之病，您也可以不再言此。”说到这里，奕訢已是

泣不成声。

“唉！”道光长叹了口气，奕訢的一番话说得道光眼泪呼之欲出，“朕知你生性仁厚，孝心可嘉，好了，不要再哭了，你们俩先回去吧，别忘了跟师傅好好读书。”

“是，儿臣告退。”

回到书房后，奕訢向杜受田讲述了这一幕，杜受田一边听一边不住点头。

“师傅，您为什么不让我也向父皇陈论时政呢？您平时教得也很多嘛。”

“阿哥，记住，一国之君不一定要是大儒，学问再深也不一定能当好皇帝，关键是要有一颗仁厚的心，这才是万民之福。”

不久，道光皇帝的病情有所好转，朝中一时无事，正赶上全皇后的祭期，道光便决定趁此去叩拜祖先，谒西陵。

此时正是万物复苏，枝头挂绿时节，一行人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缓缓地出了北京，是夜宿于易水河边。

易水河边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可道光的心绪却飞到了几千年前：当年燕太子丹使英雄荆轲刺秦王，行至易水河上，他的朋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而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句千古绝唱留传至今，易水河虽依旧流淌，可那位刺秦王的燕国英雄却早已作古，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悲凉的故事。而道光此时的心情亦不亚于当年的荆轲，眼见大清王朝日渐衰落，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局势难以挽回，他心中怎能不生凄凉之意？

“唉！”晚风中道光一声长叹，喃喃地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千古绝唱。时至今日我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呢？”

西陵，大清朝几代皇帝都葬在这里，有泰陵的雍正皇帝墓，泰东陵有雍正帝李圣宪皇后之墓，茂陵道光皇帝之父嘉庆帝之墓，慕陵他的三位皇后：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的墓在这里。拜谒祭奠完毕，道光帝决定就近到南苑猎场散散心，以此来暂时摆脱对国家命运的愁思和对亲人的哀念。

晚膳后，道光独坐屋中，清灯独影，甚觉寂寞。忽然他想起自己

的两个皇子来，于是便吩咐御林军统领即派人快马回来，请四阿哥和六阿哥一同来猎场，也好尽尽天伦之乐。

快马赶到京城已是第二日午膳后。

“什么？去南苑猎场？”

“是的，皇上吩咐请您和六阿哥同去，即刻启程。”

“嗯，知道了。”

奕訢吩咐手下准备好刀马箭铙，匆匆向弘德殿而来。

大清朝有规矩：皇子读书期间，奉命外出必须到师傅处请假，这谓尊师。所以，奕訢便匆匆地赶到了杜受田这里来告假。

“去南苑猎场？”

“是的，刚刚快马来报的，我都准备好了，特向师傅辞行。”

“你带了多少人啊？”

“二十五个随从，弓马刀铙一应俱全，但我不明白父皇为什么叫我兄弟二人同去，难道说要看我们的弓马骑射？”

“阿哥，此事非常简单，但为师要告诫你一条。你尽可带上随从弓箭前往，但切记，阿哥和随从不要放一箭一铙，切记！”

“为什么？难道师傅担心我的箭法不如老六吗？”

“非也，阿哥不放一箭一铙其中自有道理，”说着，杜受田招招手，“你附耳过来。”杜受田在奕訢的耳边耳语了一阵，然后才说：“切记！照为师所说去做。”

兄弟二人并马出了师京，奕訢显得特别兴奋。

“四哥，这么长时间没打猎了，我这手真痒，这次可要大干一场，多打点野味回来……。”

“嗯。”奕訢心不在焉地应着，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师傅说的话。

“怎么了？出来玩还心事重重的，咱们赛一赛马怎么样？”

奕訢毕竟是少年心胜，爽声应道：“好！”

哥俩快马加鞭，随从们也紧跟其后，官道上扬起一片尘土。

夕阳西下，一行人抄近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猎场，来到行宫门外，透过敞开的大门，兄弟二人看见道光帝正背手等候在院中，二人趋步上前请安。